

## 谢晋诞辰100周年纪念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会举行

## 谢晋导演，永不谢幕

本报上虞11月21日电(记者 沈昕雨)21日,在著名导演谢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当天,谢晋诞辰100周年纪念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会在上虞举行。谢晋生前好友、电影表演艺术家、专家学者、电影行业从业者等齐聚一堂,怀着对谢晋的敬意,共叙谢晋生平、共谈谢晋电影当代价值、共话电影行业发展。

谢晋和他的电影,是一代人的记忆。在他的创作生涯里,所执导的36部电影几乎串联起了中国由近代到新时期的历史,让观众看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造化,构建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集中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思想解放、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和人民群众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全国100名杰出人物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谢晋作为电影界中唯一的导演代表获此殊荣。他被评价为:“助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电影艺术家。”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表示,在中国电影的艺术长河中,谢晋和他的作品就像一道永不落幕的彩虹。

“从苦难深重的旧面貌到幸福美好的新气象,谢晋的电影虽然主题各不相同,但始终与时代同行。”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守卫说,谢晋,是一个被中国电影史铭记的名字。

“谢晋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几代观众的记忆和共鸣,



谢晋生前拍摄影片《鸦片战争》时的工作照(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正在于他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手法,诉说着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营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银幕形象。”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儿表示,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红色娘子军》上映时的轰动场景,《天云山传奇》上映后如雪花般飞来的观众来信,正是因为观众透过影片与剧中人物产生了共鸣。

研讨会现场,许多人提起谢晋说过的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话,始终贯穿在谢晋创作拍摄电影的行动里,并被时间印证着。

“谢导既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50多年的好朋友。”《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回忆,“在拍摄《红色娘子军》时,谢导给我上的第一课不是表演,而是让我们去体验生活。他希望我们能从当下的生活中去体会。这也让我明白,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看来,这也是谢晋的电影能历久弥新的原因。他用“以人为本”来总结谢晋的电影,“谢导是时代的记录者,但他却很少去拍大场面、大故事,他的镜头大多对准的是大时代下的普通人,

用普通人来反映时代变迁。”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注意到,最近谢晋的电影在豆瓣的评分一直在上升,好几部突破了9分,《高山下的花环》已经到了9.5分,“这说明,他的作品留下来了。”

中国老一辈电影理论家钟惦柴说过:时代有谢晋,谢晋无时代。因为谢晋的作品有时代背景,但他的艺术理想和电影精神却是跨越时代的,尤其是他的作品中那些普通人美好善良的品格和朴素真挚的情感,无论过了多久都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比如直至今日,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君和李秀芝从陌生人到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依然深深地打动当下的观众;电影中的许多台词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广泛传播。那是因为年轻人从中感受到了人性的纯真和美好。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年轻的电影人也正传承着谢晋的精神,助推中国电影事业更加磅礴闪耀。

“谢晋导演曾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是时间留得下的电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电影。这句话,现在也变成了我的座右铭,一直记在心里。我会遵循谢导的教诲不断前进,也希望未来能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导演。”导演、演员陈思诚说。

正如参会的电影艺术家在研讨会最后说出的那句话:“谢晋导演,永不谢幕!”谢晋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艺术之幕却不会落下,更将永远闪耀在祖国繁星灿烂的艺术天空中。



图为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电影的海报与剧照。图片来源:豆瓣网

## 大导演的清贫

顾志坤

谢晋诞辰百年,大家都在纪念他。对于谢晋家,许多人是充满好奇的。这好奇中有不少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作为一个海内外闻名的大导演,谢晋一定是很有钱的吧。不错,很多人曾这样问过我,甚至也有人当面问谢导。有一次,我陪谢导到他小时候常去买零食的谢塘老街逛街,一个卖咸菜的老汉笑着问谢导:“听说你在外面发财了。”谢晋一听,哈哈大笑。

对于谢晋有没有发财,是无需他作解释的,因为生活本身已经作出最直接的回答了。谢晋家一共五口人,谢晋、徐大雯、谢衍、阿三、阿四,再加一个保姆。女儿庆庆虽已出嫁,但为了照顾两个智力不健全的弟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这么多人七七八八的费用,其开销可想而知。

对于家中的经济状况和支出,整天在外面忙于拍片的谢晋心里是很清楚的,也是常使他十分苦闷的。

上世纪80年代初,谢晋回过家乡后,便决定要在老家谢塘建一幢小楼房。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一提出,便遭到家人一致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家中没有钱。

谢晋说:“这你们不懂,老家有房子,我可以常回去,根脉就不会断。”房子建成后,好友韩美林去看他,当场写了“谢晋老宅”四个字,既然是“老宅”,那就要按“老宅”的样子布置,于是,谢晋按童年时老宅的样子,建了土灶、土灶、灰火仓,买了四尺铁大锅、瓦制煨粥器,添置了八仙桌等。

这在一般人眼里是无法理解的。而更不能理解的是造这幢楼的钱有些是谢导向朋友们借的。我当时因为在市里负责新闻报道这一块工作,与谢导比较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筹划和建设,对有些情况较清楚。若干年以后,谢晋听人议论,说他的这幢房子不是由他自己出钱建造而是当地政府送给他的时候,他便大声嚷嚷说:“这件事小顾最清楚,你们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就从这一年开始,直至他魂归故里,整整二十七年间,每年春节,这幢谢塘镇上的小楼的灯光就会亮起来,在柔和的灯光处,不时可以听到一个大嗓门的老人在用地道的谢塘土语在说话,那是谢晋的乡音。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一批一批的人来到了这幢小楼里,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当然更多的是国人,有各级领导,有艺术家,有学者,有企业家。在这里,谢晋的身份已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导演,而是一个家乡的形象大使,他会向来访者推介家乡的人文历史、山水风光、名优特产,除了口头推介,他还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多次陪同来访者到上虞

的许多地方实地考察。

但他缺钱我是知道的。他因为缺钱而无意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抠”我更是亲身经历的。我曾去过谢导的“老宅”卧室好多次。记得春节我去看他,那一天外面的天气十分地冷,里面又没有装空调,家里唯一的一只煤油取暖器正放在客厅里。我过去摸了摸床上的垫被,垫被硬邦邦的,盖被还可以。但对一位85岁的老年人来说,这间小小的房间无论如何是缺少温暖的,何况他又要开“夜车”,在这么冷的寒夜里,窗外呜呜地刮着西北风,他一个人蜷缩在一把沙发里。他要看剧本,要写作,要思考,晚上又没有人侍候他,他靠什么取暖呢?于是我便劝他说:“谢导,你该在房间里装一只空调了,现在空调降价了,小匹量的是很便宜的。”没想到他当即予以了回绝:“便宜是便宜,可也得等一两千块钱,到明年春节再说吧。”没想还没有等到明年春节的到来,他却驾鹤西去了。

有一年,谢导有一批书要从上海运到谢塘老家的房子里,就提出想请乡下的木匠做一批书柜。一个多月后,书柜做好了,适逢谢导回谢塘,对书柜的质量他是满意的,但在结账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在某个关键的部位上用的木料比较好,比原先的预算稍稍超出了一些,因此在结算时与原先的报价有差异,谢导一听便睁大了眼睛,说:“原来是这个价,怎么便涨了?”直至我对他作了详细的解释后,他才将钱付给了木匠。

这就是我所结识的大导演谢晋,也是我所结识的普通人谢晋。那一次,当我看到谢导从口袋中拿出钱来,从唇上沾湿了手指,然后一张一张地数钱给木匠,并且用那双棱角分明的大手从木匠手中接过找他的带角带分的零钱的时候,我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我仿佛觉得我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而是一个精于打算会过日子的老头子。

恐怕很难有人能够描绘得出谢晋真实生活的图景和细节,因为笼罩在他头上的光辉太耀眼太夺目了。谁会把他与那件穿了10多年的破旧的条纹睡衣联系在一起呢?谁又相信当一次餐叙结束后他会把那些吃剩的菜打包回家给阿三阿四打牙祭呢?当然,更不会有人相信他那双曾在电影场上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会在家里像一个巧于家务的家庭主妇那样磨出一碗碗豆浆,然后笑呵呵地端给家人吃。

但谢晋又是异常慷慨的。有一年冬天,正陪客人在杭州考察的谢晋听说老家正在进行大围涂,每天有数万人奋战在抢险地段上,便连夜赶到工地上,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工棚中看望,看到不少民工都在用着霉豆腐、霉豆腐看饭,当即从袋中摸出5000元钱给陪同的领导,要他们买点猪肉,

给民工改善生活。事后领导得知,这钱是谢晋执导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片酬。这部片子用现在的话说,是超级票房大片,但谢晋的片酬总共才15000元。

生活是由许多细节组成的。当这些并不关联的细节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时,一个活生生的谢晋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真实的生活是无需修饰的,就像谢晋从未修饰过自己的清贫一样。在我与他相识的数十年间,我从未听到过他对于金钱的渴望和崇拜,哪怕是一丁点暗示和无意的流露,尽管我知道他十分需要钱。然而钱又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他唾手可得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只要他愿意,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他口袋。

有一次一个酒厂的老总找到他,希望他为他们厂的那只名牌酒在中央台做一则广告。台词和动作很简单,只要谢晋竖起大拇指,说一句“这酒我最爱喝”就行。片酬200万元。

谢晋为难了,这种酒他是爱喝的,对于这个厂,他也是很感激的,他有一片子中的道具酒全部是这家酒厂免费提供的。但他是声明过从不拍商业广告的,之前曾有老板开更大的价请他做广告,都被他回绝了,而当时的阿三正在医院里抢救,急切需要钱。对此家里人曾劝过他是否放弃这个有点不合时宜的原则,起码在做与不做商业广告这件事情上,不要把话说得太过而采取一种更加灵活和审慎的方式。但结果是被他大骂一顿而作罢。

做广告被回绝,挣工资又不多,别的门路也没有,那么拍电影又如何?对于中国电影界卖座率最高的大导演,谢晋的电影竟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无人作过统计。仅从那场场爆满的放映谢晋电影的电影院,可见其效益之一斑。

但谢晋生不逢时,那是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当电影院将放映他的电影赚来的钞票大把大把地存入银行的时候,谢晋口袋里的钱却分毫不增。而当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电影界如鱼得水般一路春风时,谢晋反倒有些不适应起来。他晚年几部影片卖座率欠佳,有的还出现了亏损。

即便对于像《鸦片战争》这样票房很高,本来可以大赚的电影,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的不全和缺失,始终对该片充满信心和期待的谢晋在最后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事后有资料表明:《鸦片战争》一片被院线谎报、瞒报的款项达4000万元之多。

这种谎报、瞒报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仅是一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被看好的大片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亏损,对于谢晋来说,还差点使他倾家荡产。因为在为该片融资时,为了表明自己对该片的信心和决心,他在

一开始就将自己的房产证,抵押给了银行。

四

谢导去世后“断七”的那一天晚上,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我和谢晋的另一位朋友王玠文专程去沪看望徐大雯老师。谢导去世后,我第一次跨进这个曾来过无数次的家。虽然原先简朴的陈设依然是老样子,但因为少了谢晋这个男主人,总觉得缺少一种生气和活力。

谈了一阵后,已是晚饭时分,我们便决定告辞,大雯老师说:“吃了饭走。”我说:“下次吧。”没想到大雯老师一听便生气起来,说:“噢,谢晋在世时,他叫你吃饭你就吃,谢晋不在了,我叫你吃饭你就不吃。”我一听,觉得这话言重了。菜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一盘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碗咸笋骨头汤等,还有一盘6只蒸蛤蜊,一看就知道是在外面打包过来的。

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到谢导家吃饭的情景。那次谢导刚带着阿三阿四从楼下澡堂洗澡回来。除了一大包换洗的衣服外,还拎着一只黄色的小纸包。见到我,谢导笑着说:“带他们去洗个澡,搓搓背,洗完澡,阿四要吃生煎包,我买了几只,吃不完,就带回来了。”那天端出来的共有6只菜,一盘青菜,一碟花生米,一碗红烧豆腐,一碗盛在高脚碗里的香肠,一盘烤鸭,还有一盆盛在大瓷碗里的榨菜汤。谢晋在席间笑着说:“我什么都能吃,在外面拍片时我备有一只小电热锅,晚上看剧本时肚子饿了,我就抓把小米煮点粥,再就点花生米和酒,吃下后就能呼呼大睡到天亮。”

而现在,谢导不在了,这个家里依然保持着一种简朴和清贫的家风。令人在感佩中不禁唏嘘不已。席间徐大雯老师突然提及一个叫老范的人,说:“老范去世后,他老伴不知怎样了?”

老范是最早为谢导在谢塘的家看护的一个当地农民,前几年去世了。当时谢晋正在外地,无法赶回来奔丧,但还是特地打去电话表示慰问。后来谢晋回上虞后,便专程来到老范的坟头前,燃香烧纸,祭奠老范,临走时,还从口袋里摸出3000元钱,塞给他的老伴。王玠文对徐大雯说:“老范去世后,你们家就由范大妈看护着,这次谢导去世后,要设灵堂,她忙里忙外,真正亏了她。”徐大雯说:“你代我向她问好。”说毕从袋中摸出300元钱,要王玠文转交范大妈。

我坐在一旁,看着徐大雯摸钱的样子,鼻尖有一股酸酸的东西直往上涌。这个家庭,当时可以说自顾不暇,原来长期雇用的保姆,也已改为钟点工。即便这样,他们的心理还是想着别人,想着比他们更加困难的人。这一点,倒并没有因为谢晋的离去而有所改变,我想,这也许就是谢晋留下来的遗风吧。(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谢晋三部曲”作者)

2023年11月21日,是著名导演谢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他的故乡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创作的谢晋铜像在上虞电影广场揭幕。

这并非韩美林第一次为谢晋塑像。在谢晋逝世一周年之际,韩美林为他创作的半身铜像就在上海福寿园艺博苑揭幕和安放。谢晋生前也曾留下字条,说墓地前边就让韩美林做雕像,墓碑后面让金秋雨来写文字。

谢晋和韩美林,相交40多年。两人年龄不同、经历殊异,却始结惺惺相惜。细数两位艺术家的交往故事,他们对艺术追求高度一致,都是通过对个人生命的精微刻画,来表现时代的宏大命题。他们的人生,一直都是真挚而热烈。

这座铜像,承载着谢晋和韩美林40多年的诚挚友谊。

曹娥江畔,5米高的谢晋全身铜像立在那里,一只手伸出手指指向远方,衣袂飘飘、神情严肃、凝视前方。韩美林的妻子周建萍说:“这座铜像,美林准备和设计了一年,专门为谢晋导演百年诞辰所做。”

恰如谢晋所说,“我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生命的燃烧”,韩美林也同样把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对雕塑的热爱,倾注在了铜像的创作之中。

其间,韩美林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谢晋率真执着的神情。就像他在谢晋逝世后为其创作的半身铜像,也是截取谢晋最有特色的表情瞬间:凝思思考状。

在韩美林的眼中,谢晋是领航人,始终站立在中国电影航船的最前沿;是大将军,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深谋远虑、指挥若定;也是思想者,时刻表现着对时代的忧患、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关切;更是守望者,任凭时代风起云涌,依然昂首挺立。

现在,谢晋的铜像安放在故乡,目光则望向远方。恰如他曾经为中国电影注入的民族魂魄,为世界影坛带去的华夏气象;恰如他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电影人探索创新。

韩美林怀念谢晋对艺术创作的赤诚之心。虽然铜像的表情严肃,但韩美林记忆中的谢晋却表情丰富,有盯着摄影机监视器时的认真,也有没收好酒时的“窃喜”等。

不久前,在上海电影集团与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联合摄制的口述实录系列纪录片《百年谢晋》中,韩美林作为好友参与了录制。镜头前,当他谈到和谢晋最初的相识:“已经有点淡忘了,因为认识的时间太长了。”

两人的关系开始亲密起来,是因为常年在政协的一个组。开会时因为姓氏笔画数排序的关系,总是坐在一起,由此慢慢认识并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

当然,两人深厚情谊的缔结,更重要的还在于相似的创作秉性。“他跟我一样,经常为创作争执。”韩美林说,自己是个急性子,两人的脾气差不多,所以在性格上比较合。再加上,谢晋对待电影是认真的,恰如韩美林对待工艺美术那般,这让两人更能理解对方。

韩美林怀念谢晋,更怀念的是他对电影艺术的纯粹感情和他性情的率直正义。谢晋曾说:“这也讲,那也讲,就是不讲社会责任感,几个臭钱就能把你们独立人格给卖了。”

一段缘分,串联着两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周建萍回忆道,相比于韩美林,她认识谢晋的时间更早。谢晋,是她跟韩美林的媒人。“跟谢导结识,是因为我写的小说《回眸女儿国》被他看中,要搬上银幕。”周建萍说,之后电影《女儿谷》诞生了。

2000年,韩美林应谢晋邀约,准备为上虞设计制作一座巨型雕塑。当时,韩美林前往上虞采风研讨,而谢晋正在拍《女足九号》,就请周建萍陪同韩美林,两人就此相识。尽管年龄相差28岁,但两人常常在一起谈生活、谈艺术,相处很愉快。

今年4月,韩美林和周建萍去上虞参观了晋生星片场,重访了谢晋故居、谢晋老宅。望着随处可见的谢晋影视文化元素,韩美林颇为感慨地说:“我们做了40多年朋友,我们的友情没话说。我见证了每一个电影艺术成就。这次回来,看到故居被保护得这么好,我很感谢上虞。他眷恋和热爱的故乡,给了他灵魂最后的温暖和港湾。”

对于谢晋和韩美林而言,他们既是朋友,更胜似亲人。

## 一座铜像,承载四十余年情谊

本报记者 沈昕雨



韩美林创作的谢晋铜像。

潮新闻供